

# 剑气碧血录

上官青云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1247.58

16

:1

41535

# 剑气碧血录

上官青云

上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剑气碧血录

上官青云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 剑气碧血录

上官青云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全春吉  
封面设计：佘名

剑气碧血录（共三册）

上官青云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 × 1092毫米32开本 27.25 印张 586 千字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8-860-8 / I·229

印数：1—30,320册 定价：13.5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  | 乱石惊变..... | ( 1 )  |
| 第 二 回     | 痴侠恶汉..... | ( 14 ) |
| 第 三 回     | 万氏父子..... | ( 31 ) |
| 第 四 回     | 荒山异士..... | ( 62 ) |
| 第 五 回     | 闲话当年..... | ( 88 ) |
| 第 六 回     | 师徒重逢..... | (100)  |
| 第 七 回     | 英雄不醉..... | (122)  |
| 第 八 回     | 剑气侠踪..... | (152)  |
| 第 九 回     | 芳心千里..... | (188)  |
| 第 十 回     | 双绝道人..... | (224)  |
| 第 十 一 回   | 英雄无敌..... | (251)  |
| 第 十 二 回   | 孟津夜话..... | (277)  |
| 第 十 三 回   | 幽谷纷争..... | (305)  |
| 第 十 四 回   | 古庙烛影..... | (343)  |
| 第 十 五 回   | 风中舞柳..... | (367)  |
| 第 十 六 回   | 少年豪气..... | (394)  |
| 第 十 七 回   | 阴谋诡计..... | (425)  |
| 第 十 八 回   | 七衣剑客..... | (461)  |
| 第 十 九 回   | 逐鹿括苍..... | (492)  |
| 第 二 十 回   | 难解之迷..... | (525) 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谱琴灯语..... | (546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千古铜台..... | (577) |
| 第二十三回 | 事与孤鸿..... | (611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并刀如水..... | (653) |
| 第二十五回 | 寂寞高水..... | (69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阴阳谷主..... | (706) |
| 第二十七回 | 苍天无语..... | (722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天低吴楚..... | (759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呼啸尘烟..... | (774) |
| 第三十回  | 剑复何求..... | (808) |
| 第三十一回 | 蔽日旌旗..... | (835) |

## 第一回 乱石惊变

旭日高照，万里无云，轻风一吹，洞庭湖的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，波光闪动，岸边的柳树上，一条绳索系着条渔舟，随着水浪微微摇动。这时正有位十六、七岁的少女，朝这里走来，手中提个小小的篮儿，那少女远远瞧见渔舟，嘴角边立时浮上一丝甜甜的笑意，脚下也加快了许多。

那少女才走到柳树之下，忽地一声，一条人影从树上直落而下稳稳地挡在面前，少女吃了一惊，收脚不及，鼻尖险些撞到这人胸膛之上，少女急退两步，待看清面前之人，不由脸上蒙上一层红晕，佯嗔假怒道：“人家早早地跑来看你，你倒好，躲在树上跳下来吓我，我不干，我不来了。”

树上跳下之人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身材瘦削，却是粗手大脚，脸色黑红，两眼却极有神。少年手中摇晃着一条柳枝，却是方才戏弄少女之物，一双眼瞬也不瞬地瞧着少女，嘿直笑，并不言语，少女转了头道：“只会笑，连句话也不会说吗？”少年叫道：“渔妹，……”只说了两个字，似乎不知该说什么，伸手抓了抓后脑勺，脸上微有窘色，少女白了他一眼，哼道：“真是个木头脑袋”，话虽如此说，眼光之中却是深情款款，少年正盯着她，四目相接，心中不由一热，此时早晨的阳光直射在少女的脸上，红红白白，鲜艳欲滴，那少年心中更是爱极，一时竟有点呆了。

少女拿过篮子，说道：“昨晚我妈和我包了些糯米粽子，

带来给你尝尝”，边说边揭下篮上的盖布，拿出一个菱角形的粽子来，一股清香扑鼻而入，少年不由咕地咽了口唾沫，少女扑嗤笑道：“看把你馋的，快吃吧，”说着将剥好的粽子递给少年。

忽听一声咳嗽，水面摇摆一下，挂帘一挑，船舱中走出个花白胡子的老者，老者纵目四望，长嘘了一口气，脚尖在船头一点，人忽地飞起如一头大鸟般轻轻落在岸上，船身只是微微一晃，这份轻功显见得不同寻常，少女笑着叫道：“周伯伯”，少年口中含了粽子，呜呜地道：“师父”，老者一面笑眯眯地点头，一面道“渔姑娘来了，你爹娘可好？”渔妹笑答：“都好，我爹爹还说改日要来与你老喝上一杯呢”。周老者哈哈大笑，这老者身材高大，背略有些驼，这时放声一笑，声如洪钟，豪迈之极。笑罢，老者转向少年道：“少年人就是贪吃，一会吃完了别忘了练武，然后把网起了，鱼拿到镇上去卖”。少年一面吃，一面口里呜呜地答应，老者瞧着他怜爱地说道：“我像你这般大时，早已在江湖的刀尖上讨生活了，你却还似个大孩子，真不知哪天能长大”，言罢微微摇摇头。

少年咽下口中的粽子，问道：“师父，这么早你要去哪。”周老者道：“前几日听人说有外人打听乱石坡，我想去瞧瞧”。少年道：“师父，我也跟你去”。周老者摆摆手：“不用了，你在家把吩咐的事情办好，中午我就回来了”。

渔妹道：“周老伯，这是我家新煮的粽子，您带着路上吃吧！”周老者道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少年和渔妹却不理会，七手八脚只顾往老者怀里装，周老者笑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再多可要把我撑破肚皮了”，言罢哈哈一笑，迈开大步直向西行去。

少年狼吞虎咽，吃得极快。渔妹道：“瞧你，急什么，慢慢吃，又没人与你抢！”少年道：“吃完了还要练武、起网、卖鱼，我要赶早些到镇上，能卖个好价钱”。咽下一口粽子，神情变得庄重起来，瞧着渔妹，极诚恳地道：“等我攒够了钱，就娶你做我的媳妇。”渔妹顿时满面通红，低下头，忸怩了半天才道：“我娘说了，我们是看你人善良，心地好，我，我可不能图你有钱”。少年道：“那也不能跟着我喝西北风啊。”渔妹想了想，道：“我爹说，做人只要心里敞亮，活得快活自在，穷些倒是没什么。”少年低头不再说话，也不再着急，慢慢地吃着粽子。

原来这少年名叫狄鸥，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以打鱼为生。老者是他的师父，名叫周寒松，本是个闻名的武林高手，三十六路龙爪擒拿手威震江湖，后来为了一件大隐秘，隐居在洞庭湖，见狄鸥孤苦一人，十分可怜，更兼这狄鸥为人忠厚，人品很好，便收了他做弟子，狄鸥自幼便生长在洞庭湖渔村，与外界少有接触，因此不十分明白人情险恶、世态炎凉，也正因如此，少了一份旁羁，练武倒是进境甚快，此时除了磨练不够，经验尚少，说到真实本领，亦是相当可观。渔妹却是这附近村中的农家姑娘，与狄鸥相爱已久，这里是偏僻村庄，于世俗礼法就淡得多，贫苦人家又不似高门大户，偏有许多的讲究，附近众人都知狄鸥与渔妹之事，从无人指责他们，到觉得这是一桩美满姻缘。

待渔妹走后，狄鸥将师传三十六路龙爪擒拿手一路路练将下来，使到急处，只觉拳风呼呼，劲力顺畅，一口气演完，仍是气息神闲，如岳峙渊停，自知武功有了进境，心中高兴，顺手掏出两枚师门独门暗器透骨锥，反手一挥，啪啪两声，两

枚暗器全都钉在柳树之上，看那锥时，有一半已没入树中，更是欢喜，一月前他发射暗器，只能入木三分，如今没入一半，可见这一月来内力也是突飞猛进。狄鸥取下暗器收入怀中，望望太阳，跳上船去，虽说时辰尚早，狄鸥仍是念念不忘早些进城去将鱼卖个好价。

等人卖鱼归来，已是午时将来，见师父还没归来，狄鸥闲来无事，寻了块无人之处，盘膝打坐，练开了内功，只片刻，已然物我两忘，神游太虚，头脑中万念皆无，胸中一派光明，气机在身体经脉中四处游走，舒泰之极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狄鸥只觉体内精力弥漫，忍不住便要大跳大叫，于是纵声长啸，啸声清亮爽朗，无滞无窒，直遏行云。

狄鸥睁开双眼，一跃而起，只觉浑身上下，无一处不舒服，无一处不爽利，想起师父说过，待练内功练到忍不住发声长啸的阶段，便是已有小成的话时，这一份欣喜较之早晨还要高兴，不由得在地上连翻两个斤斗，每当他喜不自制之时，总是这般模样，等他定下心来，回到船中见师父还没回来，心中暗暗着急，想到：师父说过午便回，怎地这般时候还不回来？难道出了什么事？再一想不会，凭师父那样的本领见识，绝不会出事的，再说这里历来平安，自小也没听过有过什么不寻常之事，今日也绝不会，但师父是言出必践之人，便是芝麻大的小事，也是极重信诺，象这样说午后归而到这时竟不回来之事，确是不同寻常，狄鸥船上岸上，岸上船上，翻来覆去地折腾总是放心不下，后来忽地笑道：“狄鸥啊狄鸥，渔妹说你木头脑袋，你果然不开窍，乱石坡不远，去一趟用不了一时之刻，干嘛不去瞧瞧。”边说边连连摇头。

狄鸥跃到岸上，迈步向乱石坡行去。

乱石坡地如其名，到处怪石嶙峋，杂草丛生，还生着许多歪歪斜斜的树木，乱石坡中央，却有好大一座坟墓，坟前无碑，也不知埋的是何人，但这坟墓修造得十分讲究高大，如一座小山相似，想来墓中人当年必非普通百姓，却又为何不立碑，好生令人奇怪。

狄鸥来到坡前，就听有人道：“那小贼果然来过，瞧这香灰，定是已祭过墓了，咦，这是什么？”

又一人道：“这好象是包裹粽子的竹叶，定是小贼吃完扔在这里的。”忽地惊叫：“大哥快看，这里有血迹，这里也有。”

第三人道：“好象有人在这里打过一架，草踩得稀烂，石头也给踢碎了。”

那大哥道：“看来有人抢在了我们前头，咱们再瞧瞧”。

狄鸥心中吃惊，硬生生闭住了嘴巴，没喊出来，快步奔到坟前，果然这里一片凌乱，几滴血迹，断断续续折向陵后，坟前真的扔着两条裹粽子的竹叶，狄鸥认得正是早晨带给师父的，登时怔在当地，一颗心扑扑乱跳，脑中刷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“师父出事了！”这想法来得突然，却挥之不去，反反复复只是这一个想法，狄鸥手足无措胸中混乱一片，又听方才那几个道：“打架之人武功不弱，这一爪抓去好大一块树皮，连树身也抓出五条深痕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”声音从坟后传来，原来这几个置身墓后，难怪狄鸥瞧之不见，“大哥，这半幅衣袖可不是小贼的吗？既然他的衣袖被人撕下，两个打架人中，有一个定是他了！”

大哥接口道：“那另一个是谁呢？这人擅长擒拿手，江湖上有谁擅使擒拿手而又与小贼有仇？”

第三人道：“管他是谁，这人既能知道这儿，也就一定知

道济州府万老拳师的万家庄，他能赶到这儿，也就一定会去万家庄，咱们只需快些到济州府，就能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大哥道：“好主意，咱们立刻动身，只是上头交待的差事是捉小贼，水落不落，石出不出，倒他妈的不干咱们的事。”言罢粗声大笑。

笑声中从墓后绕出仨人，狄鸥一见，竟是三个武官，狄鸥虽不明其官职大小，但着这仨人俱都眼光深湛，太阳穴高高伏起，步履沉稳，显然身有武功，仨人突见狄鸥立在墓前，心中都感意外，不知何时冒出个人来，但见狄鸥粗手大脚，脸色黑红，一身粗布衣衫，实是个农家少年，也没将他放在心上，大哥问道：“喂，小子，你是这儿的人吗？”狄鸥仍在想着师父，隐约听见有人问他，茫然点点头，大哥又问：“你曾见过一个身穿兰衫，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吗？”狄鸥摇摇头，不言不语。

一名武官道：“大哥，这人似乎有些痴呆，问也不明白，咱们走吧。”另外一人插嘴道：“喂，那是谁来了？”仨人站定一看，果然一条人影急匆匆奔向这里，这时天色渐晚，离得远了，而且便有些瞧不清楚，待来人奔近，竟是个破衣烂裳的叫花子，手里提根满是污垢的打狗棒，脚下却是迅速，倏忽之间，已来到墓前，仨人对望一眼，俱都起了疑心，一名武官高叫道：“喂，站住，这般急匆匆是要到哪里去？”

叫花收住脚步，翻眼一瞧，见是三个官家人，脸上也是一怔，随后变显得冷冰冰地，爱理不理地道：“怎么，叫花子走路，也碍了三位老爷不成？走得快些是犯了王法吗？”武官大怒，骂道：“臭花子，老子好意问你一声，是怕你走急了摔上一跤，你倒敢来消遣老爷！”

花子冷冷地道：“那倒要谢谢老爷了，只是咱一个要饭的，受人打骂惯了，皮肉结实得紧，跌一下也没什么，可不似这位老爷，玉体金贵得很，只怕树叶落下来，也要将头砸上个窟窿。”武官气极，大骂：“放屁！”伸手便欲殴击，大哥一伸手拦住了他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莫急，这位祝爷说话一向便是如此，若不然江湖上也不能送他‘出口伤人’这四字美名了，只是听说祝爷颇有来历，家道殷实，怎地却做了要饭花子，哎，可惜啊可惜。”说罢连连摇头，不知他说的可惜是可惜姓祝这人做了叫花，还是别有深意。

那名武官一愣，冲口叫道：“‘出口伤人’祝大同？”

祝大同也是十分意外，知道今天这事大有蹊跷，不知这个怎会认得自己，仔细看去，略有一些面善，可是实在想不起这人是谁，大哥面孔一板，沉声道：“祝爷恐怕早已忘记了，在下岳皓，七年前曾在甘京道上与祝爷有过一面之缘，还曾拜领过祝爷一杖之赐，这些年来兄弟没一日敢忘了祝爷的大恩大德，今天即在这里碰上了，少不得还要领教，嘿嘿，嘿嘿，”满口冷笑连连，声音充满怨毒之意。

祝大同猛然省起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哼，越活越有出息了，做了官家的走狗，好威风啊！”一名武官道：“既是大哥仇人，罗嗦甚么，上！”一伸手拉出腰间单刀，岳皓道：“且慢，对着祝大同，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就给你引见引见，这位是铁星子何彪”。又指着一直未曾说话的另一名武官道：“这位是神行杜思雄，都是在下同僚，更是好兄弟，你们三位多亲近亲近。”话锋一转道：“咱们仨人到这里来可不是游山玩水，是上司差遣，却不知祝爷到此，是顺便路过呢，还是同咱们一样，另有目的？”说到后来一双眼紧盯着祝大同脸色，

何彪与杜思雄心中一凛暗道：还是大哥心细，险些忘了正事。

祝大同心中一惊，脸上仍是神色不变，冷冷地道：“说到花子的行止，那是我的私事，不管三位是多大的官儿，我也无可奉告，至于我要找谁，更不用三位费心。”岳皓哼了一声，“既不是如此，手底下分高低吧，今天咱们公事私仇一起了结！”刷地抽出长剑对何彪、杜思雄一使眼色，“留活口，不怕他不说”，刷地一剑，向祝大同当头砍下，祝大同打狗棒上翻，当地一响，磕开长剑，打狗棒看似污垢不堪，黑乎乎地毫不起眼，其实却是浑铁所铸，十分沉重，何彪、杜思雄一使单刀，一使判官笔，左右夹攻而上，祝大同使开伏魔杖法，以棒代杖，虽是以一敌三，全然不惧，铁棒抡开，招沉力猛，身因丈许之地皆在其笼罩之下，将岳、何、杜三人迫得围着他滴溜溜直转圈子，近不得身前。

待拆过五十招，祝大同渐感吃力，若是单打独斗，祝大同自要比岳、何、杜三人高上一筹，但三人围攻，形势却不相同，开始时祝大同仗着棒重力大，杖法精熟，看似占了上风，可这般打法极耗体力，时间一长，已是渐渐有些吃不消，呼吸间也有些粗重起来，岳皓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，如何看不出来，眼见敌人势弱，心中欢喜，手上加紧，招式如狂风暴雨一般卷来，祝大同更感吃力。

岳皓边打，口中嘿嘿冷笑，嘲弄地道：“这乱石坡景色不怎么样，风水倒是不错，一天之中，先是小的被人弄得浑身是血，现在又是老的要命归黄泉，嘿嘿，真是好地方。”祝大同也是老江湖，如何不知岳皓此言意在探听虚实，但事急关心，仍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将他怎么样了？”而迫中一棒扫出，将杜思雄、何彪迫退两步。

岳皓刷地一剑，口中道：“怎么样？自然是先打得他半死不活，现将他在大牢里一关，又能怎么样？”祝大同“呸”的一声，不屑地道“就凭你们这几个狗杂种的本事，也能擒得住他？”何彪一刀砍来，接茬道“那小子早晚也是我们掌中之物，躲得过初一，逃不过十五”，祝大同呵呵大笑，知道岳皓不过是谎言欺骗，骂道：“骗人的鼠辈，你们永远抓不到他。”

岳皓欺人不成，反被人家讨了底去，长剑狂刺乱劈，怒声道：“你别高兴太早，咱们先料理了你这臭花子，再到万家庄去捉小贼，让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一个也跑不了。”祝大同道：“万老拳师已然得讯，只你们人还在半路，万家庄早已人影皆无了。”说罢又是大笑，岳皓急怒攻心，出手不免急躁，祝大同所言原本就是为了乱敌心神，他知今日之事不能善罢，盼着敌人中计，自己才有机会，这时见岳皓肋下露出老大破绽，那里肯放过，一个偷步插拳，将岳皓击得连退三步，同时左手将棒撞地，挡开了何彪砍向他小腿的一刀，紧接着忽出右腿，这一脚全无预兆，迅速之极，踢向杜思雄，杜思雄大惊下急忙闪躲，躲过正中躲不过侧面，只觉膀上一痛，身不由己向旁跌出，祝大同连出两招，全部奏效，但攻敌之时，自身防御稍慢，左腿上终于被何彪砍了一刀，鲜血汨汨流出，伤势不轻。

岳皓一退再上，虽然捱了一拳，却内伤不重，这也是祝大同恶斗之下，内力大打折扣，否则这一拳要不了他的命，也要令他在府上躲个十天半月，岳皓剑法如风“仙人指路”、“夜叉探海”狠辣招式连出，祝大同受伤之下，跳跃不灵，杜思雄、何彪又双双攻到，只听扑扑两声，后背中剑，左胸中剑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形一晃，扑地摔倒在地，何彪一刀砍

下，竟被岳皓一剑挡开，只听岳皓道：“算了，他这个样子，怎么也活不过今晚了，何必再废气力，赶紧办咱们的事情要紧，没听他说，姓万的已知道消息，若给他逃了，就麻烦了！”

原来岳皓对祝大同恨极，不甘心被何彪一刀毙命，存心要他在死前多受痛苦，因此拦住了他，岳皓呸地一声，一口唾沫吐在祝大同脸上，转身同杜思雄奔去，何彪狠狠踢了祝大同一脚，忽然看见狄鸥仍是立在坟墓前出神，心念电闪，点寒星扬手飞出，打向狄鸥背心，此举一怕狄鸥救了祝大同，二来狄鸥听了他们的谈话，为防泄露机密，乃是杀人灭口。

狄鸥浑浑噩噩，心中只想着师父，身边的事情全没放在心上，但他习武多年，身后风动，暗器袭来哪能不知，自然而然地向旁一跳，将暗器避了开去，何彪“啊”了一声，心中惊奇，他绰号铁星子，铁藜蒺的暗器功夫着实不弱，这少年居然头也不回，行若无事地避开，怎能不让他吃惊，但何彪是个粗莽之辈，虽然一时念起，想起要善后，终究不是善始善终，心是细密之人，虽然吃惊，也没多想，又见狄鸥外表衣着实不象武林人物，终于没将他放在心上，眼见岳、杜二人行远，便不再理会狄鸥，展开轻功追了上去，一转眼间，三个去得踪影皆无，只剩下一阵阵山风，吹得树梢呜呜怪响。

狄鸥躲过暗器，方才如梦惊醒，回着看岳皓三人去远，兀自不明所以，低头看见祝大同倒在血泊之中，吃了一惊，快步走到眼前，轻轻摇晃祝大同双肩，口中轻唤：“喂，喂……”祝大同睁开双眼，见面前是个农家少年，依稀想起刚才曾见他立在坟前，慢慢吐出一口气，挣扎着半坐起身子，“小兄弟，你……，你是住在……这里的吗？”

狄鸥点点头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伤得这个样子，是他们打你